



“苍南闽语”的语序特点

肖春新

(浙江师范大学研究学院 人文分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语序是一种重要的语法形式、语法手段。不同的语序显示不同的组合关系,表达不同的语意。汉语在表达语法意义时最重要的手段便是依靠语序和虚词,而更多的是依靠语序来确定其语法结构关系,所以,语序是汉语各级语言单位进行组合并连词成句的重要手段。“苍南闽语”里的有些词和句子表现出与汉语普通话相反的语序。

【关键词】苍南闽语; 语序; 宾语

本文所说的“苍南闽语”是指温州苍南县讲闽南话的地方,是为了区别福建南部的闽南话。通行在温州地区的闽语,当地人多叫“福建话”,主要分布在苍南县中部、西部和南部,主要乡镇有灵溪、矾山、藻溪、桥墩、赤溪、马站、霞关、云岩、望里、大渔、石坪等。据统计,温州地区说闽南话的共84.8万人,苍南讲闽南话的有1.4万人。本文的“苍南闽语”主要是以苍南闽语的灵溪话为例,并与温州话和与其相近的厦门闽语做比较,以便更能清楚地了解“苍南闽语”的继承与受温州话影响的发展变化。

一、语序

“主语、谓语和宾语在线形排列顺序中的位置,是决定一种语言语序类型的决定因素,尤其对于像汉语这样缺乏形态标志或形态标志不明显的语言来说更是如此。”(张振兴, P111) 现代汉语的基本语序是:主语—谓语—宾语(SVO)的线形顺序。“在世界上的各种语言的表达过程中,其‘动宾’关系两项的位置往往是构成语言句法结构的重要标志。”(宋卫华, 2004 P104) 我们以此为出发点来考察汉语方言,会发现一些特殊的语序。

(一) 宾语的位置

1. 谓语和单宾语的位置。“苍南闽语”宾语的位置可以放在谓语前或谓语后,意思和语用没有差别。宾语放谓语的前面有突出被强调对象的意味,以引起信息接受者的注意。

我吃了饭就走。

“苍南闽语”:我饭吃了就走;我吃了饭就走;吃

了饭我就走。

温州话:我饭吃了就走;我吃饭吃了先就走。

厦门话:吃了饭我就走;我饭吃了就走。

你什么时候去北京?

“苍南闽语”:你北京什么时候去;你什么时候去北京去;你什么时候去北京?

温州话:你北京几能格去?

厦门话:北京你什么时候去;北京什么时候你要去;你去过北京吗?

“苍南闽语”:你去过北京吗;你北京去过吗;你北京有去过?

温州话:你北京去过吗;你去过北京吗?

厦门话:北京你去过吗?

拿一本书

“苍南闽语”:书拿一本。

温州话:书一本。

厦门话:书拿一本。

你告诉他

“苍南闽语”:你甲他讲;你讲甲他听。

温州话:你伉渠讲;你;渠讲。

厦门话:你甲他讲;你讲甲他听。

“但是,(苍南灵溪话)有的这一类句子,其宾语一定要在谓语之前。例如:恁母猪饲好了。(=你妈妈已经喂好了猪。)我书读口[l a]了。(=我读书了:指我刚读完了书)张振兴, P112”。但是这类句子还可以这样说:猪恁母猪饲好了,书我读口[l a]了,即把宾语提到整个句子的前面。

2. 双宾语的位置。汉语里有一种谓语动词可以

带双宾语的句子,通常是指人的宾语在前,指物的宾语在后,而不能反过来。“苍南闽语”中双宾语的直接宾语(指物宾语)通常要用在间接宾语(指人宾语)之前,例如:

普通话 “苍南闽语” 温州话

给我一张纸 纸给我一张;给一张纸我;纸给张我 哈张纸我

借我一本书 借本书我;书借我一本;书借本我 我甲你借一本书 书借本我

送你一朵花 送一朵花你;花送你一朵;花送朵你 花送一朵你

温州话的“含双宾语的祈使句,直接宾语(指物宾语)通常用在间接宾语(指人宾语)之前,这种双宾语的句子指物的宾语也可以用在动词之前,指认的宾语紧靠数量短语之后”(颜逸明,P143)。而排除普通话的影响)“苍南闽语”除了有厦门闽语的说法之外,还有类似于温州话的说法,这说明它吸收了二者的特点而并存。

(二) 定语的位置

在汉语普通话里,数词、量词和名词的结合顺序一般为数词+量词+名词,而“苍南闽语”里除了和普通话一样外,表示数量的定语也可以放在中心语的后边,即名词+数词+量词,如:“书一本”、“花三朵”、“饼三个”、“布五尺”、“桌子八张”、“房子三间”、“油一斤”等等。这种形式广泛存在,但是这种结构的使用也有一定的条件,一般情况下可以独自成句不再加别的结构。但如果在一个添加其他成分的句子结构中,就不这样表述了:不是“我要买花三朵”或者“你明天给我送桌子三张过来”而是“我要买三朵花”、“你明天给我送三张桌子过来”或“我要花买三朵”、“你明天三张桌子送过来”。除此之外,“苍南闽语”里还有一种比较特别的结构:形容词+量词+名词,量词前可以受“大”、“细”、“红”、“绿”等形容词的修饰,例如大只牛、大扇门、细床被、绿条面布、红扑花等。“这类词组的形容词常见的只有‘大’‘细’,其他形容词就不能随便用,像‘红间厝’、‘白顶帽’就没有听说过。”(袁家骅,P276)“程度副词+形容词+量词”这样的词组在普通话和温州话中很少见,可是在闽南话中却普遍用作谓语,例如:这支笔真细支(这支笔很小);这个卵真大个(这个蛋真大)。除了常见的“大”“细”“幼”几个形容词外,一般形容词也是不能这样用的。

(三) 状语(副词)的位置

汉语普通话里副词一般放在动词、形容词等谓语中心词的前面,而在“苍南闽语”里,像“先、添、显”等副词通常放在谓语中心词的后面,其中“添、显”厦门闽语里没有这种用法,显然是受温州话的影响,例如:

车快来了;病快好了。(普通话)——车来快了;病好快了。

(2)你饭吃得不多,再吃一碗。——你饭吃得不多,(再)吃一碗添。

(3)这间房间很大。——这个房间大显(大)。

(4)这个母亲很苦。——这个母亲苦死了。

(四) 补语的位置

普通话里补语的句式为“动词+补语+宾语”,而在“苍南闽语”里则可以说成“宾语+动词+补语”或者是“动词+宾语+补语”都可以。这在温州话、厦门闽语里也是一样的。下面就以“苍南闽语”为例:

(1)我能打赢他;我打不赢他——我打他会赢;我打他不会赢。我打他会过;我打他不过。他我打会赢;他我打不会赢。

(2)管不了这些——管这些不了

(3)对不起她——对她不起

(4)我留不住她——我留她不住(结果补语带宾语的否定句,宾语指人时常常用在补语之前)

(5)他吃了饭了——饭他吃了。他饭吃了。

二、总结

大量语言事实表明,闽语与吴语曾有共同发生的关系。闽语与吴语历史上都是从古江东方言分化而来。只是北部吴语后来深受北方官话影响,与闽语之间的差异变得越来越大。而闽语却受相邻赣、客、粤语影响,从而发展成不同方言。温州地处吴语最南端,且与闽语接壤,受北方话的影响较小,因为北方话的影响是从北而南的,南部吴语总是比北部吴语保留更多的古江东方言,从而保留了较多与闽语相同的特征,这些特征都非常古老。温州话虽然归属于南部吴语区,但由于温州靠近福建,加之历代有大量福建移民进入温州地区休养生息,温州话受福建话的影响也很深。“苍南闽语”是属于闽语系统的一部分,具有闽语的特点,但是由于它在温州市内使用,就受到了温州话的影响,从而出现了很多方面的一致性。温州话、闽南话之间互相受到彼此的影响,而它们二者也受到普通话的影响,在普通话的影响下呈现出了许多相同的现象。

【参考文献】

- [1]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M].语文出版社,2001.
- [2]宋卫华.从方言的特殊表达语序审视其语法语义特征[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
- [3]张振兴.现代汉语方言语序问题的考察[J].方言.2003(2).
- [4]颜逸明.浙南瓯语[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